

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為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殺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鵲鴝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壁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為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姦氏明處貧而非億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復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堯

武林道士 賈 秀 學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賂工文侯曰賂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已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為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清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改者不在事為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為土梗耳夫魏豈不為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已而物正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及聞子方之師道德若此迷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直知道者一身尚以為累况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竅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

物以身率等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
至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
學為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為我累
有大物者難忘也

庸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願
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則易離物而能
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
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
以有國為累故未特深究無為自然之道
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
則以為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為世所稱
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
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
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為人也
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
然之德虛綠則無為也而能混迹以葆
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
以悟此為容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
而化容之在我其他在彼此人所難能

者而順子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
不可得而稱揚也至知之言仁義之行
脩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
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
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為土梗則知絕

學為全真悟魏國為身累則知無位之
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觀
矣規誨者乎其為人也真疑此真字為
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斷見我
今也又斷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
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
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
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
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
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數也仲尼見
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
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
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
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
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
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肩踵之
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
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
子正容以悟物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
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
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
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
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溫伯雪子所以屢
見而屢數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
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
其粗者也

周無器而民治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致物而動日夜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甚忘則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為愚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絕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睦若乎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治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為陽故存入為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者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六成形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卻合陰陽為一體效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為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為生也日徂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日年一瞬耳人知以死為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也著明也唐肆鬻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吾汝服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服猶思也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絕塵喻妙理卓絕應變無窮夫迹之滯礙形之變化猶可遷復若乃靈府不虛超死不反哀莫大焉心死者執著自喪之謂蓬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日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日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蹶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日唯逃乎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尼知死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期所盡效物而動物櫻亦櫻日夜無卻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成形若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矣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睦若乎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不責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

道無不在也

腐齊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於死故哀莫大焉此方可數也日出日入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羣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為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

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卻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為規度也日祖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云中唐有覽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肆刻舟求劍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於此亦可慮焉汝既知有奔逸絕塵一解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

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睦若手後即揚子所謂顏若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為春

日夜無卻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象

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祖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不可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覽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腐齋說為近又疑當時闕闕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羣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奉奉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蕭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羣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